

四川 外 语 学 院
2006 年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欧美文学

答题要求：所有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否则不给分。全卷 150 分，3 小时完成。

所有试题均使用汉语回答。

一、 填空：（15 分）

1. 《俄瑞斯忒斯》三联剧标志着_____在戏剧创作上取得的最伟大的成绩，可以说是古希腊戏剧中一部最成功的代表作。它包括第一部_____、第二部《祭酒人》和第三部《复仇女神》。这个三联剧在欧洲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它是古希腊悲剧中仅存的完整的三联剧，还因为它以高超艺术形式表现了血族复仇这一古老的氏族习俗必须代之以_____。这意味着野蛮的人类社会开始演变为一种具有法制精神的社会。
2. 屋大维统治时期在罗马文学史上被称为“_____时期”，它缺乏前一时期的哲学探索精神和政治辩论热情，而更多的是肯定现存秩序所带来的和平生活和强大的国力；文学风格也不及前一时期遒劲豪放，但技巧却更趋成熟，追求形式的完美，强调内心的描写。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埃涅阿斯记》的作者_____、《诗艺》的作者_____和《变形记》的作者奥维德。
3. 《圣经》由_____和_____两大部分组成。前者又名“希伯来圣经”，是希伯来民族的古代文献汇编，内容包括公元前 14 世纪到公元前 4 世纪之间民间流传的神话、寓言、史诗、战歌、爱情诗歌、历史、先知言行录、法律、宗教教条和戒律等，成为_____教的经典；后者成书于基督教兴起之后的公元 1 世纪中叶至 2 世纪末，内容包括耶稣言行的传说、耶稣使徒的传说和书信等。
4. _____的《仙后》是一部伟大的民族史诗，它以寓教于乐为目的，通过骑士冒险故事来进行道德教育。诗中纳入了英国的历史，是一部充满爱国主义的赞歌，颂扬_____女王和在她统治期间英国的繁荣强盛。在宗教意义上，《仙后》不仅

表现了人类对灵魂拯救的执著追求，而且还融进了对罗马天主教的抨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宗教改革的进程。

5. _____是法国古典主义喜剧的代表，他在辛辣嘲讽的同时还相当准确地揭示了人物生活中深层次的畸形状，创造出了一大批典型人物形象，如《_____》中的主角就是伪君子的典型，而《悭吝人》中的_____是法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守财奴、高利贷者的形象。
6. _____是18世纪早期英国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除了翻译出版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塞》之外，他还有两部以诗写论的重要作品：《论批评》对传统批评理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_____则是一部哲理诗，是当时流行的所谓“伟大的存在之链”理论的集中体现。在诗歌形式上，他的主要贡献是将_____体推到近乎完美的境界。
7. _____是从浪漫主义转向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是法国“_____”思潮的奠基人。从这个观点出发，他的诗歌理论提倡抛弃情感的宣泄，要求诗歌之美来自成功的技巧而不依赖诗人的情绪。他认为，诗人的工作与雕刻家的工作，诗句与大理石之间有着相似形，诗集应该是珉琅与雕玉组成的华丽的橱窗，是用诗制成的首饰。
8. 勃朗特三姐妹夏洛特、_____和_____将浪漫主义的澎湃诗情化入日常生活的场景，在沉重的人生、情感、精神负荷中挣扎出鲜活的不屈的独立人格。她们表达欲望、情感的坦诚、大胆，在维多利亚文学中实属独特。英年早逝的命运，更为其作品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9. 挪威作家_____的《_____》是一部提出妇女在婚姻中地位问题的作品。他用这一问题来提倡他的基本思想，即个人有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权利。他对中国戏剧的发展及剧作家的影响很大。早在1914年，我国即把他的作品译成中文并搬上舞台。
10. 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在20世纪5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他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伽利略传》以及以中国为题材的《_____》和《高加索灰阑记》均在中国上演过。他本人对中国的哲学和传统戏曲抱有极大兴趣。他曾经在30年代看到过_____出国的演出，感到很大的震惊。为此他写了有关中国戏曲的陌生化效果及_____墙等问题的文章。他从东方的传统艺术中看到自己所追求

的艺术目标。

11.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作家_____的代表作。除此之外，他的另一部同样重要的小说《_____》的书名取自济慈的名诗《夜莺颂》。
12.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华裔作家中，影响最大的是汤婷婷。她的处女作《_____》获得非小说类美国全国图书奖，使她一举成名；4 年后，她又出版了前者的姊妹篇《_____》，又获得非小说类美国全国图书奖；1989 年，她又发表了以 60 年代的旧金山为背景的《孙行者》。

二、扼要地解释下列名词：（20 分）

1.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2. 玄学派诗歌
3. 《忽必烈汗》
4. 法国存在主义文学
5. 卡夫卡的《变形记》

三、阅读下面这首诗，然后回答问题：（30 分）

1. 从语言风格、象征手法和主题意义入手，谈谈你对这首诗的理解。
2. 结合这首诗，谈谈你对作者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了解和评价。

雪 夜 林 边 驻 留

罗伯特·弗罗斯特

我想我知道这是谁的树林，
虽然主人的小屋远在村里；
他不会看见在此驻足停留，
只为铺满雪花的树林着迷。

我的小马一定觉得离奇，
未见农舍，怎能止步不前，

停在这树林与冰湖之间，
停在这一年中最黑的夜晚。

马儿摇了摇颈上的缰铃，
仿佛问我是否把路弄错。
铃声过去，四周万籁俱静，
只有微风，轻伴雪花飘落。

黑暗幽深可爱的树林让人留恋，
但我却还有诺言需要实现，
安睡前仍有漫漫长路要走，
安睡前仍有漫漫长路要走。

四、阅读下面这篇小说，然后回答问题：（35）

1. 请从故事情节、叙事手法、人物刻画等方面入手，分析该小说的形式特征。
2. 这篇小说表达了作者怎样的主题思想？请予以简要评述。

星期日下午

（英国）伊·鲍温

“这么说你来了！”魏西太太对新来的人说，他加入了草地上的这个小团体。她把轻巧、干燥的手指在他手上放了一会儿。“亨利刚从伦敦来。”她加了一句。周围的人熟悉的微笑说明他们已经知道这事——她不过是指引亨利扮演他的角色。

“你经历了什么？——给我们说说。可不要可怕的，我们已经有点儿伤感了。”

“知道这样很遗憾。”亨利·鲁西尔说，带着不急于说自己事情的神气。他把一张藤椅拉进圈子，关注地望着一张张脸。他的目光落在丁香的屏障上，那深紫色、透着粉红的银色和纯白的花朵在午后的光辉中开成一片。这五月下旬的星期日闪耀着，并不暖和：比风还轻的一般冷空气拂着植物的边缘。在丁香藩篱的终结处，跨过阳光打磨过的草地，都柏林群山继续伸延着那迷茫的、今天几乎是没有颜色的轮

廓。这七八个人坐在充满阳光的草地上有遮掩的一边。他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长者风度，谁也不承认冷，都在想掌握或否认它，似乎觉得很冷是他们各自的隐疾。一种挑剔的、时兴的忧郁气氛，一种躲在玻璃后面的隐居气氛，使他注意到他是在他们的影子里长大的。他回来增加了他们的欢乐，但他感到一种阻碍或是警告——他可以说一些，可别多了。他坐下时，想到近年来他多么麻木地抛弃了从他们那里得到的生活美学，觉得震动，他感到那魅力仍在笼罩著他。他是乘都柏林公共汽车来的，在他走到魏西太太的栗树荫道的半途中，从车上得到的民主气息全蒸发了。她的带有扇形气窗和落地长窗的别墅是意大利式的，离城较近，恰好使得乡间的美好特别突出。现在，锁住他灵魂的战争感觉开始消失了——在这永恒的星期天下午的影响下消失了。

“伤感？”他说，“那就错了。”

“这些日子，我们的生活似乎不是真的。”魏西太太说，完全明白他的看法。
“可是更遭的是，今天下午发现我们全都有朋友死去了。”

“最近么？”亨利说，轻轻敲着自己的手指。

“是的，有各种情况。”罗纳德·科夫说，带着足够的冷淡表示他对这一题目已经开始厌烦了。“好，亨利，希望你给我们换换脑筋。这些日子，对我们来说，你是个人物。事实上，从我们听到的伦敦消息中，你居然还活着，这是了不起的事。事情是不是像听说的那样吓人——也许更吓人？”他厌恶地说下去。

亨利正在琢磨那遥远的字眼“吓人”，这时有什么动静使好几个人转过头去。一位年轻姑娘从窗户里跨出来，穿过草地向他们走来了。她是玛利亚·魏西太太的侄女，光臂上搭着一条小地毯。她把小地毯铺在姑妈脚边，坐下了。她抱着双臂，手指放在尖尖的臂肘上，马上盯住了亨利·鲁西尔。“下午好。”她对他说，声调是嘲讽的，而又有些亲近的意味。

这女孩像一些难缠的小宠物一样，在某些方面说来，似乎属于这里的每一个人。艺术赞助人瑞阿·斯托小姐一直不停地把她的皮披肩叠来叠去，这时问：“你刚才在哪儿？玛利亚？”

“屋里。”

有人说：“这么好的天呆在屋里？”

“天好么？”玛利亚说，不耐烦地对草地皱眉。

“是天性，”退休的法官说，“告诉玛利亚该喝下午茶了。”

“不，是这个告诉我的，”玛利亚漫不经心地抬起带着手表的手腕。“表很准。谢谢你，伊萨克爵士。”她又看着亨利。“你刚刚在说什么？”

“你打断亨利了。他正要说呢。”

“有那么可怕么？”玛利亚说。

“轰炸吗？”亨利说，“是的。但是它和生活其它方面没有联系，很难知道一个人究竟感觉如何，似乎没有语言可以表示这样一种反常的感觉。至于思想……”

“那样的话，”玛利亚有点轻蔑地说，“你的思想是不会有兴趣的。”

“玛利亚，”有人说，“这可不是劝亨利谈话的办法。”

“关于什么是重要的，”玛利亚宣布，“看来没有谁能告诉谁任何事情。在一个人自己体验到以前，什么都没有。”

“亨利也许是对的，”罗纳德·科夫说，“考虑到这一点——暴行是不重要的，它在人的经验里没有地位：很明显，它不能给自己创造地位。没有文学写它。”

“文学！”玛利亚说，“看得出来，科夫先生，你总是安然无恙的。”

“玛利亚，”魏西太太说，“你太没有礼貌了。”

伊萨克爵士说：“玛利亚想知道什么呢？”

玛利亚掐了一片草叶嚼着，她在热切地算计什么。她的心似乎蜷缩起来。她尖利地问亨利：“可你要回去的，当然了？”

“回伦敦？是的——现在只是放假。不管怎样，人不能长久离开自己的岗位。”

话一出口，亨利就意识到多么微妙地得罪了老朋友们。他看得出，他们的处境比他还困难，他这么说太残酷了。魏西太太带着她熟练的、总是带点温情的微笑，说：“那么我们希望你在这儿过得愉快，假期不会太短吧？”

“还得当心，亨利，”瑞阿·斯托说，“不然你会玛利亚藏在你的行李里，在一个英国港口，可要惹出麻烦！我们觉得她正计划着随时离开。”

亨利直截了当地说：“玛利亚为什么不照正常办法旅行？”

“因为她根本不该旅行。现在只有一种旅行——走向危险，我们认为她没有必要那样做。”

伊萨克爵士加了一句：“尽管如此，恐怕那正是玛利亚愿意的。”

玛利亚像猫一样在草地上漫不经心地蜷缩着，目光低垂。另外一阵冷空气从丁

香从中透过，毫无声息地使花朵撞在一起。一位女士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随即大声笑了。斯托小姐冷冰冰地、想当然地说了一段关于爱情的旁白：“玛利亚没有经验，一点儿没有。她盼着遇见英雄，也没遇见。所以她想过海去找英雄。哎呀，亨利，也许她会把你当做英雄的。”

“不是那样。”玛利亚说，她听见了。魏西太太弯身碰碰她的肩，叫她进去看茶点准备好没有。不一会儿，大家都站起来，三三两两向屋内走去，有人镇定自若地昂着头，有人垂首思索着什么。亨利知道夏天这一观念已经给丢弃了，他们不会再回到草地上来。餐厅里——白色的墙和镜框的玻璃映出了夏天——他们高兴地看到烧着木柴的炉火。玛利亚肩靠壁炉站着，看着他们围绕圆桌落座。亨利听到的一切都没有在她身上留下痕迹。在这几分钟内，她已经独自开始了生活的阶段，完好纯洁的新阶段。以致亨利感觉到她无情地抛弃了过去，甚至几分钟前的事也作为过去抛弃了。她走过来按住两把椅子，表示为他留了位子。

奥特立夫人倚在桌边说：“我得问你——听说你损失了一切，这是真的吗？”

亨利不情愿地说：“是真的。我丢了我的公寓和里面的一切东西。”

“亨利，”魏西太太说，“所有你那些美丽的东西？”

“哎，天，”奥特立夫人情不自禁地说，“我以为那不可能是真的，我不该问的。”

瑞阿·斯托尖利地看着亨利：“你太无动于衷了。你遭遇了什么事？”

“那是不久前。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遭遇。”

“不是每个人，”斯托小姐说，“举例来说，我就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让我遇上。”

“我们忍不住要注意你，”伊萨克爵士说，“请原谅我们的惊讶。不过，亨利，有一段时间我们都觉得很了解你。如果这不是个痛苦的问题——在这个关口，你为什么不把珍贵物品疏散？你甚至可以把它装船运到我们这里。”

“我对它们有感情，要和它们生活在一起。”

“而现在，”斯托小姐说，“你什么也没有了，永远没有了。你还真的觉得这就是生活吗？”

“是的，这就是生活。也许我是容易满足的。那地方被炸时，我正好出门了。你们也许觉得——我尊重你们的看法——在我这年纪，应该更情愿和那些玻璃、玉石、图画一起坠入永恒。可是，事实上，我很高兴留下来，活着。”

“在什么水平上？”

“在任何水平上。”

“哎，亨利，”罗纳德·科夫说，“人们没法喜欢你的愤世嫉俗。你说到年纪，对我们说来算不了什么。可你正在壮年。”

“四十三岁。”

玛利亚斜看了亨利一眼，好像是说，到头来他毕竟不是个朋友。但她这时却说：“为什么他该希望自己死呢？”她把茶碰洒在桌布上，又不经心地用手帕擦拭，这使得桌中央的中国牡丹的花瓣落在黄瓜三明治碟子上。长辈们宽容地、宠爱地看着这小小的灾难。似乎这可以防止更坏的事件发生。

“亨利不像你一样年轻粗暴。亨利的的生活是——或许过去是——不断地钟情于某些事物，”瑞阿·斯托说。她在眼皮下转眼看着亨利。“我奇怪你这人已经炸掉了多少？”

“我无法得知，”他说，“也许你有办法？”

“要巧克力点心吗？”玛利亚说。

“要的。”

说起巧克力点心，从亨利七八岁时起，魏家的厨子做这些东西就是有名的。那时是母亲带着来，那棕色圆块的外表、味道把他和那些星期日下午联系在一起。到了青春时期，他吃不下，只是看着周围。他十九岁时，魏太太犹存的风韵吸引了他。现在在玛利亚——她兄弟晚婚的孩子——身上，他看出了那种美，一种天生丽质正在萌芽。玛利亚没有犹疑，不受使人踌躇不前的影响，那影响和略带嘲讽的浅笑形成了一个圈子，从童年便把亨利和魏太太捆绑在一起。他报复地责怪这使他感动的女孩，她对外界的灾难似乎胸有成竹地怀有某种预感——对野蛮行为，对缺乏精神生活的预感。他的年纪处于两代人之间，觉得自己给遗弃了。魏太太可能不会原谅他为了战争世界而离开了她。

魏太太吹熄了茶炉下蓝色的火焰，把银色的活动门啪的一声按下去。这时她完全照着老样子微笑——这也是他母辈朋友的微笑。罗纳德·科夫从三明治上捡起花瓣，在手指间揉着，等她讲话。

“屋里很冷，”魏太太说，“玛利亚，往火上加根柴。瑞阿，你说的话真不合体统。我们该记得亨利受了惊。亨利，说说好点的事吧。从战争开始，你就在办公室工作？”

“在一个部里——在办公室，对的。”

“很不容易吧？玛利亚，如果你到英格兰，所能做的就是这个，在办公室里工作。这不像战争的历史书，你该知道。”

玛利亚说：“这场战争还没有上历史书呢。”他舔着嘴唇尝巧克力的余味，然后把椅子从桌旁推后一点，偷偷看手表。亨利奇怪时间能有什么重要性。

他后来知道了时间的重要性。他走下林荫道去上公共汽车时，发现玛利亚站在两棵栗树中间。她斜跑过来，把手放在他臂弯里。他们头上的花朵凋落的暗红色雄蕊落在她的秀发上。“你还有十分钟呢，真的。”她说，“他们早十分钟就送你走，怕的是赶不上车又回来，那就一切都得重来一遍。因为总是这样，你想不到这会叫我姑姑多么为难。”

“别这么说，这是不体贴人。我不喜欢这样。”亨利说，玛利亚的手掌里的臂肘僵硬起来了。

“很好，那么走到大门，再回来。我能听见车来。他们说的是真话——我打算走得远远的。没有了我，他们就不得不自己去混时间了。”

“玛利亚，我不能喜欢你。你说的一切都是破坏性的，可怕的。”

“破坏性的？我以为你不在乎哪。”

“我还是要保留过去的。”

“那么你是弱者。”玛利亚说，“喝茶的时候我仰慕你。过去——事情一遍又一遍重演，本来不值得费那么多心——不过，没有时间说这些。听着，亨利，我一定得有你的地址。我想你现在总有一个地址吧？”在有绿色垂叶的白门里，她止住他。他吹去了笔记本上的花蕊，写了地址，撕下给她。“谢谢你，”玛利亚说，“我可能来的——如果我需要钱或别的什么。但是可做的事很多，我可以开汽车来。”

亨利说：“我要你了解，我不愿与你同谋，任何方式都不行。”

她耸耸肩，说：“你是要他们了解——”说着回头看那座房子。那里的这个下午延续的美丽对他整个灵魂生效了。他抗拒回到死亡的领域去，也许永远再也看不到这里的一切。那深浅不同的十字形的丁香花，那在魏太太脸庞后面的无色的群山都在萦绕着他。他所害怕的一瞬间——回来的愿望，在这林荫道上把他淹没了。街外摩托声响，玛利亚站在那里注视着他。他敬爱刚才离开的那些人的淡泊——恐惧少，怀疑多——过去的优雅情调又重复了。他想：现在我除了兽性的勇敢之外，没

有剩下什么，我们将仅仅是野兽而已。

“怎么回事？”玛利亚说。亨利不回答，他们在门里徘徊。树影在她衣服、鬓发间嬉戏。她觉出他的目光变得清醒了，于是不安地问：“怎么回事？”

“你知道，”他说，“你只要从这里走开，就没有人在意你是玛利亚，事实上，你就不再是玛利亚了。那些神色，那些对你说的话，造就了你，你这傻姑娘。你只不过在他们的气氛中才是你。你可能以为行动更好，可是凭你的行动谁会在意你？你会有一个自己身份号码，但是却没有你自己了。你整个的生存一直是处于对比的区别之中的。你可能认为需要的是普通的命运，但是根本没有普通的命运。我们每人命运的特殊之处是由你姑姑认可的。我承认，我不赞成她的人生观——这是今天我这么生硬敏感的原因。可是当谁都没有人生观的时候，我们会怎样？”

“你不指望我懂你的话吧？”

“甚至你是野人，甚至你什么也看不起——是的，甚至这一点，你也是从他们那里得到的——那是我该上的车吗？”

“它还在河那边，还得过桥——亨利——”她仰起脸儿，他用沉思的、冷淡的亲吻碰了碰。“再会，”他说，“米兰达¹。”

“——是玛利亚——”

“米兰达。这是你的终结。或许这样也好。”

“我会再见到你——”

“你到伦敦我的门口——手腕上栓着小小的新号码。”

“你的问题是，已经快要老了。”

玛利亚跑出大门招呼停车，亨利上去了，很快给带走了。

五、 论述题：(50)

请以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或者《莱尔·弗兰德斯》)、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和 J. D. 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为线索，简要阐述英语文学中“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的基本发展脉络。

¹ 米兰达是莎士比亚剧本《暴风雨》中的女主人公。